

双头莲与隐元豆

杨月英

6月13日的《京都新闻》地域版登载了一篇题为《睽违数年，万福寺又现双头莲》的新闻（作者为杉原庆子），讲位于京都府宇治市的万福寺中，种植了前任住持收集的约60种共160盆莲花。时隔数年，今年又有双头莲开放，作为瑞兆的象征，吸引了参观者的注意。开双头莲的是孙文莲，其得名源自孙文赠给日本支持者的品种。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四十周年，万福寺瑞光院的住持吉野心源表示，孙文莲是两国友好的象征，从中感到了一种奇妙的缘分。

有关孙文莲的渊源，池上正治的《孙文莲》一文有着具体的记载：孙中山先生为革命事业奔走之际，日本实业家田中隆资助了300万日元及一艘汽船。当时的300万日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50亿日元。1918年，孙中山先生为了感谢田中隆的资助，回赠以书有“至诚感神”四字的书法作品及四颗古莲子，作为君子之交的纪念。田中隆收下莲子后，珍藏在保险箱内。1951年，植物学家大贺一郎成功地将日本千叶县检见川的遗址中发现的距今两千年以上的古莲子培育开花，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新闻。田中隆已于1935年过世，其子田中隆敏将孙中山先生所赠的莲子托付给大贺一郎，希望能培育开花。1962年，这四颗莲子中的一颗发芽开花，被命名为孙文莲。作为友好的象征，孙文莲的分株先后被赠予北京中山公园、武汉植物园、台北“故宫博物院”。

实际上，万福寺不仅仅有着今年花开并蒂的孙文莲，历史上也与中国渊源

极深。南明永历八年（1654），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隆琦应邀东渡日本弘法。他搭乘郑成功的船，于五月十日出发渡海，七月初五到达长崎。隐元在日本的影响力很大，士民皈依者甚众。1660年，隐元获赠位于宇治的土地，遂在此建立寺院，命名为万福寺，与家乡福清的万福寺同名，开创了日本的黄檗宗。宇治万福寺保持明代寺院的建筑风格，与日式风格的寺庙建筑区别很大。隐元原计划弘法三年后回国，因受到日本信众再三挽留，“屡辞而屡请”，最终不复归返。

隐元的法嗣木庵性瑠有一位日本弟子铁眼道光，发愿刻印《大藏经》，得到了隐元的支持。铁眼于是在万福寺建起宝藏院，并以隐元提供的明代万历年本《嘉兴藏》作为底本，化募资金，刻成《大藏经》6956卷，世称《黄檗版大藏经》或《铁眼版一切经》，版木约有六万块，至今仍保存在万福寺宝藏院中。

今年4月22日，我跟随老师、同学一同参观宝藏院，当日工作人员特地给我们讲解和示范佛经的刊印。三

百多年前刻成的古版，至今印出的佛经字迹仍极为清晰，毫无漫漶模糊之感，可见历代僧人对版木的珍惜和宝爱。和中国古代主要用以梨木、枣木雕版不同，黄檗版大藏经的版木全部是品种为吉野樱的樱木，版木按照部类排列整齐，六万块古版，满满地堆叠了两层楼面。空气中有版木的木香，以及墨香和纸香，一踏入宝藏院，就能感受到非常庄重感人的氛围。

《铁眼版一切经》的各卷末尾刻有刊记，记录了捐资信众的姓名与捐赠金额，以及刊刻时间和“沙门铁眼募刻”字样。关于铁眼募刻的经过，18世纪日本作家伴蒿蹊在《近世畸人传》里有很动人的记载：铁眼好不容易募集到刻经的资金时，日本遭遇了大饥荒，铁眼遂将化缘所得悉数施予灾民，自己再次开始募集资金。数年后筹集到刻经的款项，可是饥荒又一次发生了，铁眼再度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救济灾民。直到第三次募集资金，才终于刻成大藏经。

那次在宝藏院参观之后，大家又一同进入万福寺，正好也看到了那盆

孙文莲。当时是四月下旬，孙文莲刚刚长出了几片莲叶，还没有花苞，所以并没有亲眼看到双头莲，但因为孙文莲这个名字非常特别，所以印象颇深。而与万福寺有关的植物，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则是隐元豆。

京都的超市里出售三度豆，也就是上海的菜场里称作四季豆的蔬菜。有意思的是，三度豆的标签上，有时还标注出いんげん豆。いんげん豆并非三度豆的日语发音，可知是三度豆的别名。我有时也会买来炒着吃，但一直不晓得为什么会叫这个别名。

前一阵为了写一篇文章，查检日本江戸时代博物学者毛利梅园的《梅园草木花谱》，无意中看到四季豆的图谱旁边，标注了“隐元豆”的植物名。据毛利梅园的考证，四季豆由中国传至日本，京都俗称为隐元豆。我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いんげん豆”标示的是日语“隐元豆”的发音。隐元于1654年东渡日本，距今已经三百六十多年了。时至今日，京都仍旧把四季豆称作隐元豆。实际上中国并非四季豆的原产地，四季豆原产于美洲，明代中后期从欧洲传入中国，此后随着隐元东渡而传至日本，被称作隐元豆。

我以前写植物的文章，经常涉及从外国传至我国的植物，这些植物的译名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从中可以见出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从我国传至外国的植物，在外语里对这些植物的译名，同样提供了一个新的关于文化交流的视角。从美洲经由欧洲传至我国，又从我国传至日本的隐元豆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普鲁斯特的热情」 莫洛亚笔下的

李荣

说到近世的传记作者，法国的莫洛亚总是一个大家。

他的作品留给读者的印象，一个是部头大，他有名的几部大作，那传主都是“大树”，比如巴尔扎克、雨果这样的人物，“大树”就只能让它枝叶纷披，那才合适，删枝去叶便容易走样变形。一个是笔法灵活生动，传主都好像是他自小的朋友。

此外还有一点，就是那些夹叙夹议里面的议论，通脱实在，特别诚恳。沈从文先生有一句话很有名，叫做“贴着人物来写”，他说的小说的描述，但是移用到对人的议论上，当然也是适用，或者那难度是更高了。

莫洛亚的几部代表作，以前看过一点，但是翻得太快了，如今想想，总是对不住上面说及的那几样好处。所以，有时候在网络的书库里搜寻，就留意着莫氏的作品，想找回来再慢慢细品一下。大部头的先放一放，先找到了一本篇幅不算大，却是选定一个历史阶段的多传主的传记，也是别有一功，就是那册《从普鲁斯特到萨特》。

开头谈了几页，就觉得好。比如说到普鲁斯特的热情，在咖啡座里喝咖啡，临走付小费，那些侍者，就算是躲在角落的，也是一个都不少。出了门，上了马车，突然又折回，因为专顾着小费，忘了正式地向他们道个别了。在这里，莫氏的描述已是很“贴着”了，接下来还有一段明快的议论，实在贴得更紧了。

他说：这种热情、好意从何而来呢？一部分是由于害怕招人厌恶，希望争取到并且保留着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所需要的温情；同时也来自敏锐而准确的想象能力，这种能力使他能够怀着同情以及极大的准确性，设想出别人的痛苦和愿望。

由这一段，可以知道莫氏实在是普鲁斯特的解人。特别是说那真正的热情需要敏感与想象，那真是好极了！热情单单靠活跃的性格或者好心肠，有时是不够的，最后还是要靠由智慧而来的感悟力。就像我们平常说的粗心细心一样，真正的细心还不是单纯的当心或者用心，实在还是在几微之处的辨识能力和灵气罢了。那么，有时候对于粗心，也同样不能完全地用态度或者道德来判断，在能力或者悟性所不及之处，该原谅的总还是要原谅的吧。

笔会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翠塘赏秋
(国画)
宋华

麻雀的气性

沈轶伦

校园像个池塘。下课铃一打，学生涌到操场上玩，就是涨潮。上课铃一打，学生回教室，校园安静下来，如退潮。

退潮的时候，食堂的师傅烧菜、门卫整理收发室信件，司机在车库冲洗车。小罗背着他的修理箱走来走去，去修跑道的护栏，修花圃的栅栏、修领操台的台阶。偌大一个校园，每天总有东西坏，小罗总有东西要修。任何人都可以差遣他，老师的办公室要装个灯泡、修个抽屉，只要对着校园空地喊一声“小罗、小罗”，他总会小跑着来应一声。

其实小罗当时也已中年，但老师们大都比他年轻些。后来，即便新分配来做老师的大学生也跟着叫。“小罗去做那个”，“小罗过来修这个”，小罗满脸笑着答应，听凭这些比他小十几岁的老师指挥。

小罗没有办公室。平时忙完了，就在自行车棚里搭个椅子栖身。每逢周五有劳动课，高年级的学生被要求去打扫校园，包括擦自行车棚。到了车棚，就是到了校园的背阴处，老师们管教不了，调皮的男生认出校长的自行车，要去拔气门芯。

小罗见状，紧张地起身，像驱赶瓜田里的猹一样“啾啾”挥手，要把我们赶走。但学生知道他的身份，并不因为他是成年人而畏惧。带头的孩子捡起石头敲着自行车棚的铁栏杆，整个车棚震动起来，大家浪潮一般有节奏地大叫“小罗，小罗，猪罗，猪罗”。小罗青着一张脸。

我见过他一个人把一棵台风天倒伏的罗汉松从花圃拖走，我见过他用锯子将废弃的大块黑板分开。但现在他对着一群半大的孩子，双手紧握在裤兜里，一句话也不回嘴。

老师们私下议论，说小罗也精得很。说他天天把校长的自行车擦得锃亮，说他打了木凳子木桌子送给管事的老师做凳架，说他这不就成功地把乡下的老婆也弄进校园做保洁了吗。

我见过这个保洁。在教学楼二楼通往一楼的台阶转弯处下面，是一个一平方米左右的储物间。平时堆扫帚拖把，日常都上锁。但有一次午休，我看到这间间亮着灯，但没有锁，就走进去看。一个瘦小脸生的女人穿着保洁的制服，正坐在扫帚堆里吃饭，见我进来，也就笑笑。

十几把扫帚堆在一角，热烘烘地散发着青草的味道，她手里的饭菜也在散发味道，还有她劳动后的身体，散发年轻女人的汗的味道，交杂在一起，是这校园里平时不被闻到的味道、陌生的味道。

那年暮春时，我在校园的竹林里玩。看见一只受伤的麻雀在地上跳，双手一拢就抓住了。麻雀不是能轻易捉到的动物，一时同学们都过来围观。扛着修理箱经过的小罗看到，也停下来看。我炫耀战利品一样，双手把麻雀捧得高高凑到他鼻前。小罗眯了一眼就断言“养不活的”。

“我一定能养活。”兴头上的我，不高兴被一个修理工泼冷水。我百般抚慰麻雀褐色的羽毛，发誓会好好对待它。回到家里，父母帮着准备了大米又买来小米和玉米碎，但麻雀什么都不吃。折腾数日后，它飞到书橱底下躲藏，偶然传出几声哀鸣，但任凭我在外面撒米倒水地诱惑，它怎么也不出来。又如此几日，等到最终被找出来时，已是一具尚有余温的鸟尸。

回到学校，小罗见我，问：“麻雀咋？”我咬牙不响。小罗说：“麻雀气性大，你们城里人不懂的。”我瞪着他问，“什么气不气？”小罗本来扛着一扇碎了玻璃的窗。这时他放下窗，摸了摸我的头。我嫌他手脏，一溜烟跑了。

过了暑假，再回校园。门卫还是门卫，食堂师傅还是食堂师傅，但却不见了小罗。他还在放假吗？我想问问老师。但老师们一脸茫然。我想了一想，我甚至不知道小罗的全名呢。

有一天，母亲来接我放学，正好下雨，我们在门卫处坐着避雨。只听母亲和门卫在聊天，小罗的名字忽然从门卫嘴里传出。

“那个原来修东西的罗师傅啊，他带老婆回老家了。不来了。”“怎么了？”“气死了。”他一心想求老师让他儿子从乡下出来，来这里上学——怎么可能？！再说他又不是人编的，当然被回绝了。”门卫说，“痴心妄想。”

我站在门卫的房间里，看门卫放昙花的架子。那是小罗用废旧课桌椅打造的。我认得——有过那么一个下午。我从二楼跑向一楼时，看见小罗正从教室里拖出几根废弃的课桌腿。见四下无人，我一时兴起，叫“小罗，小罗”。

他应声抬头，下意识地张嘴回应。但见是个小學生，又把一声“哎”吞了回去。我就来了劲，继续一迭声叫他“小罗，小罗，小罗”。他停下手里活，径直走过来。我一时有点惊讶，但也不由自主立定，从二楼的平台上下下看他。

他没有上楼，只是在楼梯口站住，抬头说：“你叫我罗老师。”说完，拍了拍手上和衣襟上的灰，抬头看着我的眼睛，等待着我开口。我不肯开口，我从楼上俯视他。

他接着说：“小罗，是他们才可以这样叫的。你是小孩子，你不可以，不然就是没规矩。”我说：“对老师才讲规矩呢。”他说：“我和他们一样的，也是你的老师。我在这里工作，也就是这所学校的老师。”

我想否认。但终究没有。

椅·坐·臀

詹克明

种便于移动的大马扎），它不像固定座椅那么容易定位编号。真不知好汉们当年是如何按序排定交椅座次的？

有了椅子就有了不同的待客规格。苏东坡在杭州某寺院游览时才会写下幽默的对联：“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对势利小人做了点善意鞭答。

有了椅子就可降低身体高度。大腿的“股骨”是人体中最长的“长骨”（约占身长的四分之一），落座椅上，身体高度会缩短四分之一。轿车、飞机均按照坐姿设计，减少多少阻力。

椅子简单实用，故从古到今椅子样式基本大同小异。唯有“简单”方能成就“超稳定”！有时千年不变并不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裹足不前。就像锄头、弓箭、陶器、筷子等，几千年过去改变并不大。在生物界也有这样一些超稳形态的物种，例如“海豆芽”（形似豆芽，长有两片贝壳，实为腕足动物，长约1厘米），它从奥陶纪一直延续到现在，四亿年如一日，其现在形态与生活方式和奥陶纪祖先几乎没有不同。

最伟大的古老发明往往无发明！椅子作为两千年来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已成为千家万户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用具，然而究竟是谁发明了椅子，史上却全无一记载。

俗话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谚语要求人们“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虽然礼数周到，但对常人而言，这或许过于苛刻。试想上课时，学生个个都如一座座钟戳在那里呈点阵排列；公司总裁召开议会，众老总们有如硕大“铜钟”环绕一周，这样的画面该是多么的呆板单调。

“臀”虽低调如“隐士”，但“臀相”之术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已然归于占卜类的《臀相》书中罗列诸多条款：“少年无臀，凡事难成；老来无臀，妻亡子丧；臀开腹大，诸事可成”；《臀相》更认为“臀部都以肥大圆润且坚挺，两股有力，腰肢得以承托为佳”……可见在古代“臀相”就已是一门“学问”。现在国外，如英国、德国也都有“臀相”术士。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臀”不仅从来不大登大雅之堂，简直还是一种“见不得人”的存在。凡涉及“臀”（尤其是其俗称“屁股”），绅士淑女往往三缄其口，唯恐避之不及。“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臀”太过于忠厚老实了，总是代人受过。明明是用“脑袋”来动坏脑筋，用“眼”去寻找下手目标，用“手”去偷，用“脚”去逃，完全没“臀”什么事，但一旦事发，公堂上“去衣受杖”，板子重重打在“臀”上。

“臀”默默无闻地为人承重，反而让人无视它的存在。被“无视”“无觉”倒该是臀的最佳状态，被人“忘掉”的同时也意味着平顺如常，安然无恙。如果哪天，下身突生四“疔”，两个“臀尖”上各生一颗，臀部左右各长一粒，让你不能落座，不能仰卧，不能侧卧，此时此刻你不仅会真切地感受到“臀”的存在，更会刻骨铭心地认识到“健康之臀”不可或缺。

呜呼！没人知道你的存在，却又离不开你的存在，那才算得上是安逸自得，悠然自在，宁静无忧的美好人生！“臀”颇具“混沌”气象。《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倮，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倮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倮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臀”亦如“混沌”，处“中央”之位，浑然一体，通达上下，宽厚待人。惊叹上苍至智，对“臀”仅仅巧凿一窍与人方便，却又未改其混沌本性。

“臀”有最真切的一分为二，又有最紧致的“合二为一”。全然不像其他器官（如肺、肾、卵巢、眼、耳……）两两分开，明显缺少“合二”景象。其实，不管你是执拗于“分”还是执拗于“合”都必须承认——臀的“双球”丝毫不存在任何“对立”因素！打从生下来它就是完全全“统一”的。学界泰斗倘有点见识，当年那场哲学大论战也许会有所消解。

椅子有幸入选两千年最伟大的发明（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用它来安放我们人类的尊严，实乃珠联璧合之绝配也。